

上海

上海港：
从青龙镇到
外高桥

茅伯科 邹逸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OSCO

cti

名誉主编 唐振常

姚秉楠 施宜圆 周振鹤 主编

大 上 海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邹逸麟 茅伯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特约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大 上 海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十里洋场：被出卖的上海滩

石库门：寻常人家

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

东方好莱坞：中国电影事业的崛起与发展

名誉主编 唐振常

姚秉楠 施宜圆 周振鹤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6 字数332,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208-01244-X/K·294

全五册

定价 13.15元

编者的话

“弹丸之地”的上海被称为大上海，就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而言，似乎名不符实，但作为中国第一流的都市来讲，并不过份。

在近代，上海是一座令人琢磨的城市，既有东方明珠的美称，又有藏污纳垢的恶溢；既有文明窗口的令誉，又有罪恶渊藪的臭名；既有国际都市的豪华气派，也有坟墩破棚的丑陋景象。这样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上海人特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构成了近代上海大千世界的奇特风貌。对此，不仅外地人，外国人不甚了解，就是上海人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大上海丛书》，将《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邹逸麟、茅伯科著）、《石库门：寻常人家》

(罗苏文著)、《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章清著)、《十里洋场：被出卖的上海滩》(章红著)、《东方好莱坞：中国电影事业的崛起与发展》(包明廉著)等五本编为第一辑，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景观，以使读者在进一步了解上海的昨天后，得到启迪，引发思考。

本丛书系由上海研究中心主持编辑。承谭其骧教授的慨允，担任顾问；蒙唐振常研究员的重视，出任名誉主编，并得到了该中心的主任黄真教授关心。王继杰同志担负了本辑的全部编务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目 录

- [1] 引言
- [4] 一 吴淞江上的上海港
——从青龙镇到上海镇
- [20] 二 吴淞口变成了黄浦口
——黄浦江上上海港的兴起
- [38] 三 番船尾街黄浦江
——由内贸为主转为外贸为主的
枢纽港
- [55] 四 畸形的国际贸易大港
——盛衰起伏的上海港
- [79] 五 艰难曲折的创业之路
——社会主义在上海港的实践
- [99] 六 东方大港的现实与希望
——已经实现的和将要奋斗的

引 言

700年前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居住的这块宝地，数百年后竟发展成为世界上几个数得上的贸易大港之一，著名的国际都会。然而细想起来也不足怪。因为上海地区聚落的出现，就与海上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从海边一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漫漫数百年，其间有兴有衰，有繁荣有萧条，有光荣有屈辱，几度起落，历经沧桑，又无不与海上贸易有关。

上海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得利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我国东部海岸线的中心部位，长江入海口咽喉。北为北洋，沿海可达齐鲁燕赵，跨海直抵朝鲜、日本，南为南洋，沿岸可至闽浙交

大 上 海

广，远至印度及南洋诸岛国；东面大海，位于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与北美、西欧各沿海主要港口距离均约为10000海里左右。辽阔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的腹地，鱼米之乡的三角洲地区是它的本位所在。这里气候温和，港口终年不冻，四季都可通航，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

上海建县已整整700周年，而上海港的历史却不止此，至少还可上溯二百多年。这样说来，上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开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当然，在封建社会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这种贸易规模不大，对上海地区经济的影响甚微。且因社会政治原因，长期闭关锁国，港口也时开时闭，发展十分缓慢。近代上海被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大门，从此海外贸易虽然得到空前发展，但利益却落入外人之手，留给我们的只是屈辱和不平。建国以后，上海港的各项主权虽然全归人民，但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终不能尽如人意。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定为国策，给上海港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198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上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海市政府决定大规模开发、开放浦东，计划建立长江口端外高桥新港区，更为上海港的外贸发展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回顾上海港史，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体现了港区航道不断向海口迁移的趋势。早期的港口区位在吴淞江上游青浦县境内的青龙镇，以后为吴淞江下游的上海镇，明代以后改在黄浦江边的大小东门一带。近代以来港区主要部位向黄浦江下游移动，渐至吴淞口一带。近年来又开始在长江口兴建装卸公司，最近又决定建设外高桥港口。这种港区由吴淞江上游向长江口外的移动，是航道淤浅、船舶吨位增大和外贸比重扩展诸因素结合的必然结果。二是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 吴淞江上的上海港

——从青龙镇到上海镇

当我们将历史之页揭回到唐宋时代，将发现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宽阔的黄浦江，上海港也不在黄浦江畔，而是在吴淞江南岸的青龙镇，就是如今青浦县北旧青浦的地方。今天我们从青浦县城循青安公路北约十余公里，然后沿着一条机耕小路步行三四公里，就到了当年青龙镇港的遗址所在。古港的景色已荡然无存，唯留下破旧的青龙宝塔和空旷的隆福古寺，供人发吊古之思，感沧桑之变。

青龙镇何以会成为一个港口？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它的历史地理背景说起。

上海位于太湖流域的前哨。太湖古称震泽，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是一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浩淼巨浸。古时湖水由松江(今吴淞江)、娄江(今浏河)和东江分泄入海,合称三江。松江和娄江今天都还在。唯东江在唐代即已堙塞,北宋人已经搞不清楚它的故道所在,我们当然更难确指了。但经过今人的研究和考察,大体上知道故道从今角直以西、澄湖以北分松江东南流,经淀柳湖群,至今金山卫一带流入杭州湾。

三江中以吴淞江为主干。宋代以前吴淞江江身很宽阔。嘉庆《上海县志》说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以后减至五、三、一里。这些具体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宋前吴淞江是太湖尾间的一条宽阔大江,是无可怀疑的。宋人郑直记载吴淞江两岸的塘浦(支流)多达260余条,这些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众浦所汇,吴淞江之深广可知。郑直的儿子郑乔说:“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这话是可信的。

吴淞江下游在六朝时期称为沪渎。沪是捕鱼的工具,就是今天的竹栅。渎是河流单独入海的意思。古时人们用沪在吴淞江下游江滨海以

大 上 海

捕鱼为业，故称沪渎。可见当时这里已经出现渔村，形成聚落。有一件事使这个渔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有两尊石像浮海而来，出现在吴淞江下游沪渎口，一时惊动了周围信男善女，都跑来瞻礼膜拜，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最后由吴县赶来的佛教信徒朱膺和东灵寺帛尼及胡伎数十人，乘船至沪渎口，顶礼归依，歌呗赞德，然后将两尊石像迎至吴县暹玄寺安置，才算了事，而沪渎口也就因此而遐迩闻名了。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东南地区是东晋政权的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太湖流域更是心腹之地。吴淞江下游沪渎口成为海防要地。虞潭、蔡山松都在江口缘海修筑沪渎垒（故址在今青浦县旧青浦之西）。可见吴淞江下游是海寇在上海地区登陆的重要地点。

六朝时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吴淞江下游还不可能出现贸易港口。不过到了唐代吴淞江已是苏州境内一条重要的出海航道，是有足够证据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公元732、753、778年三次遣唐使返日都是从苏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州出海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杜甫也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的诗句。从苏州出海当然是走吴淞江最为近便。唐末诗人皮日休有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说明唐末吴淞江不仅是苏州地区的出海航道，还是一个良好的渔港。

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寻找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青龙镇正符合作为太湖流域出海口岸的条件。它位于吴淞江南岸，距海不远，东下可以出海，西上可至苏州，东南经顾会浦抵达华亭县城，西南由大盈浦经淀山湖、运河到秀州(今嘉兴市)。优越的水运条件，使它成为上海地区内最早的海上贸易港。

青龙镇始置年代目前尚未找到确切资料。《宋会要辑稿》有北宋景祐(1034—1037)中改由文臣理镇事的记载，说明此前是由镇将理镇事的，估计始置于五代末北宋初。明嘉靖《上海县志》说置于唐天宝五年，恐怕失之过早。不过唐代后期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人口相当集中的聚落，居民以海上贸易和捕鱼为生。今天旧青浦东南约三华里青龙寺的吉云禅寺塔就是长庆年间

大 上 海

当地居民为祈求海上航行平安而建造的。

北宋青龙镇属华亭县。宋人说华亭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蕃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第一大县。它的海上港口就是境内的青龙镇。其实青龙镇不仅是华亭县的贸易港，也是整个太湖流域的贸易港。唐宋时太湖流域经济中心在苏州，可是苏州东不临海，北不濒江，海上交通靠的是青龙、福山两处港口，而青龙镇的港口条件胜于福山，所以远洋而来“珍货远物”，大多通过青龙镇“毕集于吴市”（《吴郡图经续记》）。

11世纪中叶（北宋嘉祐年间），青龙镇的海上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了。周边的杭、苏、湖、常等州几乎每月都有船前来贸易，稍远的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一年也至少来二三次，两广、日本、新罗（今朝鲜）每岁一至（《绍熙云间志》）。熙宁年间秀州辖区的九个税场中，青龙镇的商税额仅次于在城场（秀州城内），占第二位，超过了华亭县税场。（《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九）。到元丰年间，青龙镇海上贸易有进一步发展，“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成为四周“海商辐辏之所”（陈林《隆平寺藏经记》见《绍熙云间志》）。因对公私均有所惠，故在大观年间（1107—1110）改名通惠镇（南宋绍兴元年复旧）。海外贸易的发展，税收的增加，引起了北宋政府的贪婪。政和三年（1113年）就在华亭县设置了市舶务，是两浙市舶司的分支机构，专门职掌检查来港外商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事务等等。青龙镇的海外贸易即受其管辖。后来海外来青龙镇贸易的船舶越来越多，每每都要华亭市舶务派员去抽解、榷货，虽说不算太远，但一个来回也有一百零八里路（青龙镇距华亭县城五十四华里），十分不便。于是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时就有建议将华亭市舶务迁到青龙镇去，这样可以减少往返之劳，也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一建议形式上虽未被采纳，但实质上是被接受了。因为在次年的绍兴元年，政府在青龙镇设置了市舶务，绍兴二年又将两浙市舶司从临安府（杭州）迁到了华亭县。这一措施标志着上海地区最早的海上贸易港青龙镇已从民间的商港上升为北宋政府官方的正式

大 上 海

对外贸易港，两浙市舶司的迁至华亭，也意味着青龙市舶务是两浙市舶司辖下五务中最重要中的一个。

从10世纪末北宋初年到12世纪30年代南宋初年的100多年，是青龙镇由兴起、发展到鼎盛时期。我们姑且称之为上海港发轫的青龙镇时期。南宋初年青龙镇的市镇规模已相当可观。据记载镇上有36坊，镇治堂宇以及市坊中坊巷、桥梁、衢街的规模颇似一县城。茶、盐、酒等务在镇上都设有税场。两浙、福建、交广以及南洋各地的船只都会集到这里，镇市上五方人口杂处，四海百货交集，所谓“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商业繁荣，盛极一时。镇上的富民豪姓大多从事海上贸易，劳动人民除了受雇于富民当水手外，则以捕鱼为业，这两种营生都要出海，而当时的航海技术比较落后，在惊涛骇浪中，常有覆舟之灾。所以镇上居民不论贫富，大多信仰佛教，并广建寺宇，祈求平安。时人描述镇上“梵宇林立，呗声不绝”。宋应熙《青龙赋》写得更具体，其云：“龙舟为天下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风帕乍起，酒旆频招。”龙舟、佛阁、酒

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

三者活脱脱描绘出了一个海外贸易港的特征。宋时太湖流域的经济市镇很多，恐多不及青龙镇之盛，无怪乎时人誉为“小杭州”（弘治《上海县志》）。

然而就在青龙镇海外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同时，已开始出现逐渐衰落的端倪。其主要原因在于吴淞江的逐渐淤浅。真可谓兴也者吴淞江，衰也者吴淞江了。

太湖地区是一个四边高、中间低的碟形盆地。其中心部位自地质时期以来一直在缓慢下沉，东边沿海因泥沙的堆积和海塘的修筑，形成了吴淞江下游入海段东高西低的地势，造成了吴淞江下游河道的两个特征：一是河道多曲，有所谓“五汇四十二湾”之称。著名的有华亭附近的盘龙汇和青龙镇附近的白鹤汇等。由于河道多曲，水流不畅，夏秋季节经常发生漫溢，造成水灾。二是海潮倒灌入江，来时汹涌，去时势缓，海沙沉积于江口段，航道阻浅。北宋诗人梅圣俞有《青龙海上观潮》诗，开头两句是“百川倒壑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生动地描述海潮来猛去缓的情景。另外还有一件人为工